

學苑

[美]明恩溥 著
刘文飞 刘晓旻 译

中國人的氣質



C O S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美]明恩溥 著
刘文飞 刘晓旻 译

中國人的氣質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气质/ (美) 明恩溥 著; 刘文飞, 刘晓旸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3

(学而丛书)

书名原文: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BN 978-7-5060-7197-0

I. ①中… II. ①明… ②刘… ③刘… III. ①民族性
—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2696 号

中国人的气质

(ZHONGGUOREN DE QIZHI)

作 者: [美] 明恩溥

译 者: 刘文飞 刘晓旸

责任编辑: 冯文丹 葛灿红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197-0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编者的话

有些书，是自己读了，儿子要读，儿子读了，孙子要读的。
有些书，是子子孙孙要读的。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把它编在一起，取名“学而”。

有一些书，是百年前已出版，百年以后，还要出版，百年的百年以后还要出版的。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把它编在一起，取名曰“学而”。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了，还要反复地咀嚼，就像老牛反刍一样，这就叫“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了，还要践行它，运用它，用它来指导人生、社会与思维，这也叫“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是要背下来的，背下来，还能触类旁通，上下求索，融会而贯通，这就叫“学而不思则罔”。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是要熟读它的，熟读它，又能学以致用，让它的价值惠泽众生，这就叫“学而优则仕”。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熟读它，读通读透了，就当倾其所学，为他人谋幸福，为民族谋幸福，为子孙万代谋幸福。这也叫“学而优则仕”。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要读通读透它，越读越会觉出世界之伟大与自己之渺小，越读越会觉出好书之极多与所读之极少。这就叫“学而知不足”。

读书人是不可能张扬的，读书人是不可能显摆的。真正的读书人，知道其所学、其所读，永远只是挂一漏万，永远只是盲人摸象。所以他越学，越是如临深渊，越读，越是如履薄冰。这也叫“学而知不足”。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一页，就有一页的“好”，读一本，就有一本的“益”。百页有“百好”，千页有“千好”，百本有“百益”，千本有“千益”。这就叫“由学而大”。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它、背它、想它，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们混浊的眼睛变亮了，我们狭窄的视野变大了，我们憋闷的心胸放开了。这就叫“由学而大”。

经由这样的一些书，我们在“暂”中看到了那个“大”。从“一域”里读出那个“全局”，从“一时”里读出那个“万世”。经由这样的一些书，我们上达“可久可大”之境。这也叫“由学而大”。

“学而”的第一义，叫“学而时习之”。

“学而”的第二义，叫“学而不思则罔”。

“学而”的第三义，叫“学而优则仕”。

“学而”的第四义，叫“学而知不足”。

“学而”的第五义，叫“由学而大”。

系此五义，而把相关的经典名作熔为一炉，取名曰“学而”。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001
第一章 面子	007
第二章 节俭	010
第三章 勤劳	018
第四章 礼节	025
第五章 漠视时间	031
第六章 漠视精确	038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048
第八章 拐弯抹角的才能	054
第九章 灵活的固执	062
第十章 智力混沌	070
第十一章 神经麻木	078
第十二章 轻视外国人	085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093

第十四章 保守	100
第十五章 漠视舒适和便利	109
第十六章 生命力	126
第十七章 忍耐和坚韧	134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144
第十九章 孝顺	152
第二十章 仁慈	166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173
第二十二章 社会台风	193
第二十三章 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	202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216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238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257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真实状况及其当今需求	282
译 后	299

引 言

对一个上法庭作证的证人的要求是，要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除实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涉及中国人的时候，许多“证人”都说出了实情，但是，或许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敢问心无愧地称自己说的只是实情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全部的实情，那就更没人说过了。这是因为，再博学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面临着三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异议。

第一种声音或许会说，试图描绘中国人的性格，将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其他人，是一项注定徒劳的努力。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1857至1858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由于工作机会而得以亲眼目睹处于各种不同境况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依靠他那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敏锐目光，可以说他已经对中国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个时代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样。在为自己的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库克先生却为他未能曲尽其妙地描摹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在这些信件中，我还没能详尽地解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够比它更加引人入胜，再也没有什么题目能够比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归纳。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加以利用，任何一个小批评家都会因此而蔑视我。事实却是，每当我刚一提笔记下整个中华民族的若干非常优秀的品质时，非常不

幸，我所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会在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言行，推翻了原来的假设，为了忠于事实，我连续焚毁了一些信件。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经常与一些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们谈及此事，发现他们也总是与我观点一样，认为不可能得出一个关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概念来。然而，这些难题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遇到；一个聪明的、对讨论的对象茫然无知的作者，或许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实的分析，而分析则应该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取一些必要的知识，合理地解释中国人思想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估量其总的分量和影响。但是现在，至少我自己应该感到满意的是，我没有去给出那些严格的定义，而只是根据一些最突出的特性来对中国人^①进行了一番描述。”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人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各种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似乎是难以掌控的，又仿佛是难以理解的。的确，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尽管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还在大行其道，即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怪胎，自相矛盾，完全不可能被理解。但是，我们与中国的交往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却始终没有提供出一个清楚的答案来，即我们为何无法对这个民族做出一番真正的认识，就像我们在面对其他复杂现象时所做的那样。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更加义正辞严，说本书作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资历写作这样一部书。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样一

① 这是一件让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情，Chinaman（即“中国佬”。——译者按）这个野蛮的词汇看来是深深地扎根在了英语之中，排挤了Chinese这样一个更为恰当的单词。在中国的外文期刊上，无不称当地人为Chinaman，在这个帝国的作家中，有无意避免使用这个概念的人，我们不得而知。——原注

个资历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来，这就相当于说，另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一篇关于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仅踏足过这个国家一多半省份的人，一个仅在其中的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无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归纳为整个帝国的概况。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字林西报》而写的，本来并没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遥远的英、美、加拿大等国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作者本人这才应邀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①

某些人还提出了第三种反对的理由，即本书提出的部分观点，尤其是那些有关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观点，是不公正的，有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

然而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印象不可能如统计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它们更像是照相底片，没有任何两幅是彼此相似的，但其中的每一张都可以呈现出其余的底片未能捕捉到的那部分真实。拍摄照片所使用的胶片和镜头不同，甚至冲洗照片时所用的显影液不同，都会使照片产生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许多人在中国定居很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胜过本书作者，这些人所表达出的观点与作者完全一致，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某些地方再润色加工一下，就会使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显得更为真实，这些人的意见同样值得尊重。在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的鞭策下，此书得到了重新修订。由于此次再版时间仓促，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的部分被删去三分之一，全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则保留了下来，并新添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

① 《中国人的气质》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在中国和东方广为流传，初版书两年之前就已售完。——原注

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曾经有人问萨克雷^①，为何在他的小说中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聪明绝顶。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对他所看到的现象做深入的思考。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颌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看，往往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身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却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来倒是不可能的了。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

请读者诸君留意，这些文章既不是关于整个帝国的概括，也不是外国人在华的见闻和感受的大荟萃，这就好比，一个修饰性的从句不可能被放进任何一个语法形式上匹配的主句。这些文字只是一个观察者印象的表达，所涉猎的仅为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是一道光线，一定数量的此类光线合为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白色光柱。这些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归纳研究，这里涉及的许多细节不仅来自作者本人的体验，同时也源于其他人士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因此，这个议题才附加上了如此之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②，众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最具哲学头脑的一位，曾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让一个人原原本

① 威廉·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其代表作为《名利场》。——译注

② 密迪乐（1815—1863），曾任英国驻华领事官，著有《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其语言的杂录》等。——译注

本地了解某个外国民族精神特质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向他提供一大堆记事本，让他细读，这些记事本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非常特别的事件，而且最好还附有该国人士关于这些特别事件的解释。

正是通过数量充足的此类事例，才可以推论出一个总的原则。这个结论或许会遭到质疑乃至反对，但这些被引用的事例却不应被忽视，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种与中国性格相关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于这些事例。

将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做过此种尝试的人最能感觉到其中的艰难。很明显，被视为中国人“性格”的许多东西纯粹是一些东方人才会具备的特质；可这一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则只能靠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出判断了。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这三种信息获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有益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种方式，它比上述三种方式加在一起还要有效，只不过这种资源并非每个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方式就是，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村庄里住上一年，他对中国人内在生活的了解之深，可能是他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也达不到的。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它们只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所记录下的他的真实所见。由于这个缘由，也没有做出这样的推论，认为中国人的任何一种性格都可以以基督教为

范式来加以改造。没有给出这样的假定，即中国人绝对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中表现出了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将如何得到矫正，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言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非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将比现在显得更加紧迫。^① 任何一个对人类怀有美好愿望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表示出兴趣，即如何让人类构成中的这个庞大部分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必有一系列论据来支持它，即使这些论据在此之前被人所忽略。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它们依旧会自己倾塌。

很多年前额尔金勋爵^②答复上海商人时所说的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正确、中肯的：“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内部的诸多障碍被移开之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会发现，它所面对的不是蛮荒一片，而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的许多方面衰退了，残缺了，但另一些方面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去战胜这个怀疑的、智慧的民族，其方式就是去宣传，与安于尘世的生活原则相比，抵达天堂的信仰能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提供出更好的保障。”

① 本书初版于 1890 年，还未到 20 世纪。——译注

② 额尔金勋爵（1811—1863），英国政治家，1857 年作为英国全权代表领军侵华，次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 年入侵北京，下令焚毁圆明园，并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译注

第一章

面 子

初看上去，用“面子”这个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在中国，“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为了大体上理解“面子”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作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会做出种种戏剧化的举动，诸如躬身下拜，双膝跪地，俯地不起，以头叩地，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即便不是荒唐可笑的，也纯属多余。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面对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面对一大群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你，还有你，

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麻烦事得以解脱，他就会说他体面地“下了台”，如果没有得到解脱，那他会发现自己无法“下台”。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戏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视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如果理解无误，就会发现，“面子”就是一把钥匙，用它能打开那只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

还要再补充一点，调控“面子”及其获得方式的种种原则，常常完全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能力，西方人总是会淡忘这种戏剧化因素，闯入不相干的事实范畴。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洋岛民的塔布^①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它叫人捉摸不透，不受规则约束，其废止和更替的依据仅在于一致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永远不可能对同样的事物抱有同样的看法。在调停每个村子里都很常见的那些小争执时，“和事佬们”必须仔细斟酌如何顾及每一方的“面子”，就像欧洲的政客们对权力均衡的斟酌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客观公正，完全不偏不倚的公正虽说在理论上可行，但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却不大可能实现，这种调停的目的就在于完全照顾到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常常被用在诉讼裁决中，绝大多数诉讼都以对双方各打五

① 塔布，又译“禁忌”，指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等部族的忌讳观念及其实践，他们认为犯禁的语言和行为会招来超乎自然力的惩罚。——译注

十大板来收场。

送给一个人厚礼就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这礼是个人送的，最好别照单全收，不过全部拒收也是很少见的，或者说从来没有。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什么叫作保住面子。犯了错却又被揭发了出来，就是“丢了面子”，所以不管证据多么确凿，也必须否认事实，以保住面子。一只网球丢了，有足够的理由判定是被一个苦力捡走了。他愤愤不平地予以否认，但是会跑到丢球的地方去，很快，他就会发现那球就在地上（其实那球是从他的袖子里悄悄落到地上去的），并同时说道：“你‘丢掉的’那只球不就在这儿么。”一位女仆把客人的小折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然后，又在台布下面把它找了出来，装模作样地展示给人看。在这些情况下，“面子”都被保住了。一个佣人不小心弄丢了一件东西，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是被扣除一部分工钱作为惩罚，这时，他会表示他不再干下去了，并且骄傲地说道：“那把银勺子的钱我就不要了。”这么一来，他的“面子”便保全了。一个债主，即便明知收不回别人欠他的钱，还是会去讨债，说出一番狠话来，以此表明他知道该如何行事。他没有拿到钱，但是他保住了他的“面子”，而且这么一来，也使得人们以后不再敢赖他的账了。一个仆人疏忽大意了，或者有意拒绝履行某些职责，在得知主人打算解雇他之后，他会多次重复他的过失，自己解雇自己，这样来保住他的“面子”。

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但是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地方官员在被斩首时允许身着官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准，其目的就是保住他的面子！

第二章

节 俭

“节俭”这个词就意味着持家之道，尤其是指如何平衡收支。就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而言，节俭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绝浪费，再就是尽量地花小钱办大事。无论就这三种方式的哪一种而言，中国人都是非常节俭的。

在中国旅行过的人的最初印象之一，就是当地人饮食的极端简单。大多数人看上去只吃有限的几种食物，比如大米、豆制品、小米、蔬菜，还有鱼。以上这些，再补充一点其他东西，就构成了为数甚众的好几百万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什么特殊的日子，才会添上一点肉。

如今，西方国家费了不少脑筋来考虑如何以最低廉的价格向穷人提供有营养的食物，那么，西方人或许不会对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无动于衷，在中国，在一般的年份里，两个美分很可能就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饮食花销了。在闹饥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仅靠着每天不超过一个半美分的救济金生活好几个月。这表明，在中国，人们普遍掌握了高超的烹调技艺。尽管他们下锅的